

新時代文藝叢書

雷馬克著
馬克次行譯
馬次彰譯

退

路

上海開華書局版

新 她的肖像

加藤武雄著
張資平序
葉作舟譯
實作一元四角

本書原著者加藤氏，在日本「與菊池寬等齊名，爲第一流作家」。「氏的作品特長是在具有均整的美。若以風致綽約的姑娘比菊池寬的作品，那氏的作品就是端麗年輕的母親了」。本書乃是氏的最得意之作，書中男主角桂木亮是抱着女性神聖夢想的青年畫家，可是他的妻子祕密與情人活動着不義的結合，於是使他的夢想破滅，淪爲無恥亂倫的惡魔了。後經妹妹玲子女士長年月間的深深的愛，終於喚醒了桂木亮的夢想。所謂玲子，就是本書所描寫的肖像。

退

(新時代文藝叢書)

路上冊

實價大洋七角

版權所有

原著者 雷馬克

翻譯者 袁次彰

出版者 開華書局

發行者 開華書局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上海四馬路)

中華民國二十年三月初版

張資平先生序

雷瑪克，由他的轟動全球的傑作西線無戰事，不單在文藝界，即在全社會，也沒有不知道他的名字的人了吧。

他的作品何以這樣地獲得了社會之歡迎，——不滿三個月，銷數至五十萬冊，達到了世界出版界的最高峯，——因為他能正確地自由地表現德國人民在戰時及戰後的感情，——或許也可以說是一種生活吧。

文人多半是矜奇好異，而排斥平凡。還不單在中國的，即在外國的作家也多患這種病癆。其實平凡的作品正是當代社會所要求的作品。縱令你怎樣去惡批，怎樣去指摘，他的價值是依然存在的！換句話說，時代的產物自有他的存立的價值，不可以勉強地壓抑，勉強地排除得掉的。假如今有一種大過或不及的作品及主義，那縱令你怎樣去自吹自擂，也一定不能發展，因為牠是不適於

當代的要求，即牠在當代無存立之可能性。

雷瑪克的西線無戰事正是應時而生的，適合於歐洲當代社會之要求的作品！所以牠能打破出版界的紀錄！

現在他的退路出來了，我雖沒有全讀，但據一般的批評，牠比西線無戰事更高一等，尚未脫稿，即有十八個國家之報館向他要求專譯權，然則此書之價值可想而知，我可以無庸再爲之捧場了。可惜中國出版界不發達，不能像其他先進國家之出版機關能向原著者要求專譯權，先行譯出以饗中國的讀書界。初接到日本大阪朝日十二月五日的報章時，就想逐日地譯下去，但恨力不從心，頗以爲憾。後來聽見友人袁文彰和馮次行先生正在譯這部全世界讀書界以先覩爲快的退路，我當時的喜悅就像我自己做完了這個工作一樣。袁馮兩君的文藝造詣很深，我敢斷然地說，他們的譯筆是非常清麗，精細而且確切。

一九三〇年二月廿一日張資平

總退却

道路是一條直線地接連着遙遙的曠野。村落則靜靜的包在灰色的光裏。路樹的樹梢被風吹得嘶嘶的響，同時樹葉就一片一片的脫落下來。

在這路上，有穿着骯髒而且退了色的灰色軍服的縱隊，完全像背着重担一般的氣喘地走着。

鐵帽下可以看到有稀鬚的貧相的臉色，是被饑渴和貧窮弄得如此衰瘦，眼也深深的陷落，看來却完全表現着淒慘，猶猛和死物混合的樣子。他們祇是靜默着跟跟跄跄的走。這個，並且可以如實的表現出他們已走了多遠的路程，在擠滿了的貨車裏搖了多少時候，過了許久戰壕內地窖的生活，以及如何的潛伏在漏斗形的砲彈穴內等等。是的，現在祇有默默的望着歸路回去。默默的走向故鄉……走向和平。

有鬚的老兵們和不满二十歲的戰友們間，已沒有什麼區別，祇有在他們旁邊有一位少尉伴着。

所謂少尉實在還是個孩子。但這個孩子，對於激烈的突擊，却能夜以繼日的完成了有爲的指揮和號令。

在他們後面，還有一隊差不多已經覆滅了的中隊跟着。這個人數也已減到不成樣子的中隊，早用盡了糧食和彈藥，所以餓着肚子，完全半病人似的，勉強移動着笨重的脚步；但是他們的眼睛，還是由深深的眼田裏遙望着前方。從地獄的最下層被解放的他們，爲了生命而轉向後方。

※

※

※

第一是可以慢慢的前進。這不但單爲着疲勞，因爲我們還伴同着負傷者。很僥倖的是我們的一隊留在後方。這個地方獨多丘陵，所以路小且高，而登高眺望時，一面可以看見我們在退却的殘黨之斷斷續續；但遙望另一方面，則有

可怕的密集着沒入雲際似的，長蛇一樣的一線在我們後面追趕。這是美國兵。完全如蜿蜒之大河的開決，縱隊是站滿了兩旁路樹的中間，都在往前面潮湧而來。波浪似的槍刺的閃光，炯炯在全線動着。祇是這周圍的曠野仍舊寂靜，樹梢亦仰望天空，帶着深秋嚴肅之色，而對此潮湧的洪水，亦毫不關心。

不久，我們停留在一個小村，並在此過了一夜。翌晨正想出發時，忽然有兩個同伴訴說傷痕的疼痛，於是馬克斯。瓦依爾從背囊中取出繃帶匣，在此雜亂的東西中找出了寒熱表，科爾特霍斯就狠情願的挾在腋下。但是像手既受傷而更患劇痛的羅特維希。勃拉依耶則非常倔強的不肯聽話，並且還說多弄牠做什麼，終也不會好的了，所以要使他鎮靜也是非常費事。

二人熱度都很高。瓦依爾聽話的換了新的繃帶，他還要了幾個阿司匹靈。兩個人都把牠嚥下了。於是各自整理行裝，預備快快出發。

我們住夜的那家後面，流着岸邊滿是楊柳的小河。和此並行的，有狹隘的

小徑。我們就沿此小徑走去。最先動步的是科左蘭。不多時，至小徑接續大路的瞬間，科左蘭忽而慘然的做避免的狀態。

「喂！注意！」

我們一聽到這個聲音，就舉起槍來實行本能地散開。科左蘭已伏於路樹道路的窪地，而甚至描準了。猶布和托魯司開在接骨木叢的後面，取了前俯的姿勢，而威利·霍馬依耶已從腰帶裏拿出了手榴彈。就是病人勃拉依耶和科爾特·霍斯亦已完全準備了戰鬥。

沿村路而來的，很明白的是美國兵的一隊。他們各白的說說笑笑。追趕我們的，像是前衛隊中之最先的一部。

當時祇有安特爾夫·貝脫開獨自泰然的鎮定着。他裝着從容的臉色，向前走了二三步。睡着的科左蘭也直立起來；同時，其他的同伴都不大高興似的各自整理自己的子彈帶，或是提取自己的槍。——是的，戰爭不是已在二三日前

起完全停止了麼？

美國兵們起初看到我們時，曾愕然的注視一下，這個，可以當時嘈雜的話聲，曾稍稍停止的例來證明。不久，他們都帶着真摯的臉色，漸漸的走近我們。我們則退至有茅屋的處所，擬藉此防禦，而靜候着他們。負傷的戰友，則圍住在中間……。

經過了沉默的數分鐘，從對方面堂堂的走出了一個喬木似的高大的美國兵來，他對着我們微微的笑。

「喂！弟兄們！」

貝脫開像應聲似的舉了手。

「戰友們！」

於是緊張的空氣就和緩下來。美國兵則更是漸漸走向我們。不多時，我們就完全被他們所圍繞。我們如此接近的看到美國兵，實在還是第一次。自然以

前也曾看慣了無數美國兵的俘虜和屍體的。

這樣奇妙的一剎那，在我們實在還是初次感受。我們祇是默默的注視着他們。現在他們已將我們的周圍站滿了成個半圓。他們都是身體高大而好像很有腕力的人。尤其使人注目的是他們都像吃得飽飽的而又是滿臉血色的事。年齡也都是輕輕的；他們簡直沒有一個像我們方面安特爾夫·貝脫開和費爾其能特·科左蘭那樣年長的，而在我們則貝脫開和科左蘭還不算老兵的呢。其他隊伍裏，還多着更可憐而跟蹤的同伴。但說到美國兵都是年輕，却又沒有一個像我們隊裏的阿爾勃脫·托魯司開和卡爾·勃魯愛加那樣孩子似的，而他們倆要和我們的其他隊裏的比較，還不能排入孩子隊裏的呢。

他們的軍裝也是新的，大衣更是漂亮而且全新。皮鞋，看來雖是笨重，但決不漏水，並且又都適合脚寸。武器也完備，乾糧袋裏則好像裝滿了食糧和彈藥。總之，都是新鮮豐富，而完全沒有陳舊和損壞的痕跡的。

我們站在這樣的人們面前，我們很覺羞澀，並且無論從那方面看，我們總不能比山賊高明的。軍裝則條紋都已退色得毫無痕跡而襤褸了。這也並非無理，因為祇是一套；並且已不知經過多少次多少年的被污辱被蹂躪了！阿爾其的暴雨，香寶的白土，法蘭德斯的泥沼！大衣也是如此。被炸彈和手榴彈之破片毫不客氣的炸破，在用粗線隨便縫綴的上面，還到處有膠着粘土的血漬。皮鞋亦已完全不成樣子，好像踏破了的皮夾。武器是已有磨損而彎曲，軍需品則早就用完了。無論那個都是一樣的骯髒，一樣的沒興趣，更是一样的非常困難。

究竟過去做的職業是什麼，以及以前的出身，現在則誰也不能區別了。戰爭如蒸汽的車輪，在我們身上旋轉，已經把我們都壓得成爲一個樣子了。本來勃拉依耶，托魯司開，勃魯愛加和我出身地相同的中學校或師範學校的同學。但也不能因學友而特別，並且現在和其他的人們也毫無區別。都是相扶相助全無差別的渾合體了。即使強爲分別，也祇有羅特維希·勃拉依耶的軍裝上有一

個陸軍少尉的肩章的一點不同罷了。但自勃拉依耶有病以後，我們的真正指揮官，是和我們同爲兵士的皮鞋匠安特爾夫。貝脫開。

從後方愈來愈多的美國兵，漸漸的走近我們。廣大的曠場，差不多完全被這嘈雜的集團所佔居了。這裏，我們護衛着負傷者，好像被壓迫的退在一角而且擠緊地團結在一起。倒也並非爲了對對方，實在當時，大家已成爲欲離不得的一個有機體了。當時美國兵們，已經集在一起，而且開始或是指摘我們的破舊的服裝和攜帶品，或是在竊竊私語。

忽然，其中的一個，拿一片白麵包放在勃拉依耶眼前想遞給他。但是頑強的勃拉依耶雖然帶着肚子很餓而異樣的目光，也一口氣嚥了唾液而傲然的拒絕了這個禮物。然而在另一方面，又突然的起了好像被打的驚異的喊聲。……他們看了我們的負傷者的繃帶在發驚！是的，因爲所謂繃帶，祇是在負傷者的傷處很隨便的裹着繃紙做的代用品，以及用包皮紙上所用的細繩打了結的緣故。

他們不知不覺的後退了，同時張了盆子似的圓眼，在交頭接耳的私語着。他們爲了知道我們缺乏綑帶在發呆；同時亦在對我們表示同情罷。……但是這個可感謝的同情，在身受者却是十分難堪！

最先開口的那個喬木似的壯漢更是挨近我們，並且把他強壯的手放在安特爾夫•貝脫開的肩上，用他竭盡全力的聲音叫道：

「德意志！壯嚴的軍隊！」（一定想說德國話的）後來又繼續大叫着：

「——勇敢的隊伍——」

同時他們都像同意似的點着頭。但我們方面却沒人回答。喉嚨已被塞住而不能回答。實在，最近一星期以來，我們已嘗了說不出的喪心味道。這是因爲我們狂喜着滿佈全軍的「和平」呼聲；但是砲火依然繼續，無數的人類，還是隨隨便便的死去，連狗也不如。但是，我們對此亦無容多說，和以前所做的一樣，祇是默默的繼續激戰。因此，應該有二百人的中隊，後來祇減剩三十二名了。

。而我們則除了滿足單是忠實的畫所担任的義務以外，就不想別的，並且對其他一切也並未感到要加以思索，一直就毫不考慮而安然的經過了。

然而，現在從美國兵們對我們望了同情之眼以後，我們也開始明白一切的意思了。總之，我們直到現在參加了一切無意義的戰爭！祇是瞥見此武裝豐富的縱隊，我們對實際上人和物之絕望的超越力，已痛感到做了如何糊裏糊塗的自棄了。我們都已感到說不出的痛苦；但祇是嚙着嘴唇，面面相肝罷了。呀！我們都已極懂得好像人類剩下的碎屑了！對於這個含有嘲笑的意思的「勇敢」，到如今連自己也不是覺得不值一笑麼？

這樣困於飢餓和疾病及憤懣疲乏的隊伍中，說到完全有軍人模樣的人，不是一個也沒有麼？這樣想來，我們也太可憐了，然而自己又沒有安慰的方法。但是，請等着罷，——這樣鼓勵着自暴自棄的蠻勇而去隨便殺傷人命，此種滑稽的徒勞，至今才開始明白，最後殘餘之不肯認敗的「誇耀」，到現在也猛然

的激動我們的心頭了。但這是悲慘的「誇耀」……要哭則當取鎮靜的姿勢來流熱淚的！

安特爾夫。貝脫開毫無情意的把放在自己肩上的美國兵的手推開了。科左蘭爾噙緊了牙齒凝視着前方。羅特皮希。勃拉依耶挺着完全像石塊一樣硬直的胸膛。我們也把手裏的槍捏緊，傲然的抬起了頭。——我們難道總是俯視麼！——把眼睛遠望時，可以看到我們回來時，經過的廣大的曠野。我們的臉色都肅然的緊張，把昨天以前的行爲，煩惱以及放棄了的一切光景，都從新回想起來，因此心頭又熱烈的跳躍起來了。

在這瞬間，我們究竟和什麼對峙了呢？——這些都已因眼眩而不能見了。並且也是沒有理性和常識的。當時對方要是對我們稍有狂暴的說話時，那才不得了呢。我們一定在無意識中猛烈的起來——當然，即使對方有超過千萬的人也不顧的——忘了自己而躍躍欲試了。如野獸，狂犬，惡魔，以及兇惡的鬼神

似的，當然想不到是爲和平等等而戰鬥——依然是習慣性的——而戰爭了！！

突然的，在羣衆中走出了一個軍曹模樣的人來。他並且就拖住了和自己站得最近的科左蘭，用很流暢的德國話和他說話。然而費爾其能特·科左蘭却很慌張的退了幾步叫着說：「他可以說我們一樣的話的。」並且對旁邊的貝脫開，表示驚歎的說：「怎麼樣，不是很利害麼？」

看來他所說的德國話，比之極朴實的鄉下老科左蘭說的還要流暢和正確。聽他說，戰爭前在德勒斯敦住過很久，那裏並且還有許多知己的德國朋友。

「在德勒斯敦住過嗎？」科左蘭則更是莫明其妙。「要是德勒斯敦，我也住過二年的——」

軍曹聽了這句話，好像表示滿足而燦然一笑。並且他還將以前住過的街名和門牌說出。

「呀呀，那麼和我住的地方沒有多遠啦。」費爾其能特很高興的說明着。

「既是這個樣子，大家臉孔也還不知道，真奇怪了！那麼你不知道那個寡婦鮑爾麼？在約哈尼斯小街角上的那家？黑的頭髮，胖胖的？她就是我所住地方的房主人呢」。

軍曹雖是本來不曉得他的名字，却問科左蘭知道不知道有個叫做屠達的會計官，但是科左蘭恰巧不知道。然而他倆在回憶那美麗的易比河之清流，和高聳直立在河邊的古城景物的一點上，就不覺是完全情投意合的了。費爾其能特。
• 科左蘭很受感觸的打着軍曹的肱說：

「喂！喂！不是很有趣麼？——因為住過德勒斯敦，所以比之鄉下老的德國話還要流暢呢！喂！我們究竟以前爲什麼互相對敵而打仗呀？」

軍曹則祇是靜靜的露着牙齒笑，他對此質問的回答好像也不甚明白。不久，他又拿出一把香煙來給科左蘭。科左蘭就很慌張的接受了。

實在，有得到一根好香煙的日子，不要說科左蘭，就是我們也都做夢似的